

# 掌声响过后的思索

——谈第9届中国戏剧节上的3台话剧演出

王 敏

第9届中国戏剧节上的24台正式参展剧目中,有3台话剧,数量不多却质量很高。在这3台话剧的演出中,掌声、泪水、赞叹,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受到了观众的极大欢迎。一时间,话剧成为戏剧节上人们讲说的亮点。它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话剧团演出的《黄土谣》、山西省话剧院的《立秋》和重庆三峡歌舞剧团、重庆三峡京剧团的《移民金大花》。作为一度创作的一剧之本,它们内容扎实,结构严谨,语言生动,矛盾设置巧妙独特,人物性格鲜明,为二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演出以丰厚的内涵,精美的形式,通过一个个灵魂的剖析,弘扬了时代精神,呼唤着民族之魂,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 一、苦苦求索的《立秋》

《立秋》写的是晋商的历史命运。这个戏的悲壮还在于它的创作者们的巨大激情和使命感。已故导演陈颙说:“为山西乃至全国奉献一部有美好观赏价值、深刻思考价值的舞台演出,是我年逾古稀来到山西和大家共同作战的底线,我愿意接受挑战!反映山西民国初年晋商命运的多场景历史话剧《立秋》,高举民族精神的火炬,激励三晋儿女续写历史辉煌。如果这部作品能起到一点点这样的作用,就无愧于党和人民培育了我一生,我特别希望今天的山西腾飞……”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她倒在了排练场,以身殉职!她的学生,著名导演查明哲,接过乃师的接力棒,同可尊敬的山西省话剧院的同行们精益求精,继续战斗,将它奉献给第9届中国戏剧节。它的分量能不沉甸甸吗?他们的心血、汗水、激情,都深深浸透在活生生的人物身上。

晋商在中国近代商业历史的长河中,曾是辉煌的骄子。作品从时局动荡,国势衰微,票号向银行转轨的生死存亡关头的艰难选择切入,将晋商由荣转衰趋势的必然性深刻地揭示出来。在这种情势下,恪守祖训、循规蹈矩的丰德票号总经理马洪翰和主张顺应潮流、抓住机遇的副总经理许凌翔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而他们又是情如手足的表兄弟、阴差阳错的情敌和危机四伏、无论如何也做不成的儿女亲家。这样尖锐的规定情景,这样复杂的人物关系,碰撞出的火花非常有震撼力。在马洪翰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了他的诚信、敬业,同时也看到了他的保守和局限;在与儿子的冲突中看到了他为事业的后继无人而撕心裂肺的悲怆;在逼独坐6年绣楼的女儿再上绣楼时,又闻到了他身上所透出的愚昧、腐朽甚至残酷的气味……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形象,传递给人们多少信息!当然,最动人的则是他在一个接一个的打击下的挣扎与百思不得其解的呐喊:“问天问地问古问今问我自己,我究竟输在哪里?”这厚重的答案,他也许找不到,但却深深地留在观众心里。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 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丰德票号职员们每天上班必大声诵读的座右铭在观众耳边回荡,诚信、谨慎、敬业、勤奋的品格,无论如何是我们必须珍惜的。这是一曲动人心魄的悲歌!然而,人们在瑟瑟秋风中已隐隐感到春的萌动。

## 二、黄河谱成的《黄土谣》

从表层看,《黄土谣》写的是“父债子还”,是在真人

宋先钦的事迹基础上进行创作的。宋先钦是湖南省辰溪县黄溪口乡莲花村党支部书记,为带领全村人致富,集资、贷款办厂,失败后,他一个人承担了全部连本带利的债务,为此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0年才还清。编剧孟冰被他的事迹所激动,赶到湖南去采访。在与宋先钦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发现在这个本分的农民,这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身上,闪烁出的一种“精神”,那就是质朴忠厚的品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共产党员崇高的信念。经过反复咀嚼,吃透了这个素材的深刻内涵,于是,将故事背景放在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有典型意义的黄河边——“因为那里有歌”。他找到了这种精神的承传,那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代一代,赖以生息、繁衍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于是,一个个性格迥异的形象在孟冰的笔下诞生了。

同样的现实主义,如果说《立秋》是线条清晰的工笔,《黄土谣》则是气势浑厚的大写意,像奔腾呼啸的黄河水。在创作手法上,作者更着力于人物心灵的揭示与开掘。18.2万元的欠债就像一团无情的烈火,令整个凤凰岭村的人,特别是宋家三兄弟的灵魂在它面前扑跌翻滚,观之惊心动魄!为了强化它的震撼力,作者甚至在深厚的现实主义的语汇中糅进了荒诞主义的色彩,残酷戏剧的成分。演出使用西北方言,台词写得十分生动,观众在阵阵笑声中品尝着生活的苦涩。宋老秋的死不咽气和宋建军掷地有声的“十八万二千元,我一个人还!”的庄严承诺,实质就是一种责任,一种信念,一种使命,一种敢于承担的精神!这恐怕就是“父债子还”的深刻内涵吧!曾几何时,这种精神被嘲讽为“傻”。而当那些不把国家的钱财当回事儿,甚至化公为私、侵吞国家财产的现象屡屡发生时,人们才意识到这种“傻”对于人民、对于国家的可贵,才热烈呼唤它的回归!

《黄土谣》的演出成功,为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即使有生活原型,遵循艺术规律的提炼、加工、集中、典型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孟冰说得好:“话剧《黄土谣》的情节和事件,已经看不到多少宋先钦的影子了,不过那种生存环境和人的精神风貌无论是在湘西,还是在中国其它地方都能看到。”

### 三、感人肺腑的《移民金大花》

有人说《移民金大花》是这次戏剧节上涌现出来的一匹黑马。它带着泥土的芳香,火辣辣的生活气息,生机勃勃地跑进戏剧节,为人们带来极大震撼。

《移民金大花》是写三峡移民的,正面直攻表现搬迁。写作难度大,魅力也大。作品通过三峡库区腹心

地双河镇的两家搬迁钉子户的转变,将震惊中外的三峡移民事件揭示得淋漓尽致。它热情地讴歌了三峡移民的舍小家、为国家的爱国奉献精神。

三峡搬迁意义艰巨而重大,被称为“世界级难题”。干群之间的矛盾尤其不可避免。作品没有回避一些干部工作中的轻率、冷漠,甚至假公济私现象,也生动地揭示了移民们在涉及到切身利益的搬迁补偿过程中的互相攀比、斤斤计较等狭隘自私心态。但是,作者的真正功力恰恰在于透过这些表层,将人物内心世界的美好和亲情,层层深入地挖掘出来。

“钉子户”金大花,人们只见到她泼辣、能干、敢说敢闹的一面,像个红辣椒。为了搬迁补偿费,她给镇办公室的叶主任难堪,硬把“搬迁动员大会”给搅散了。只见到她死死盯住酒楼老板刘万田寸步不让,因为他的弟弟刘万民是负责搬迁的副镇长。但是,当我们看到她与儿子泪眼相对,说出自己不愿离开这里的真正原因是“你爸爸的魂在这里,咱们走了,你爸爸到哪里去找咱们”时,看到搬迁上船前,她让儿子摘下小店的招牌,紧紧抱在怀里说“那是你爸爸死前给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东西”后,母子流着热泪跪下向亲人的魂灵告别时,观众不禁潸然泪下。金大花的丈夫是为了挣钱给独生子上大学,打工累死的,所以当副镇长刘万民含着眼泪说出“我们应该看到,搬迁是对三峡工程建设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奉献”时,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对移民精神的由衷理解与高度评价。

剧中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模范的党的工作干部——副镇长刘万民。他不是机械地执行党的政策,而是化为深深的理解。他对于老百姓的具体困难、内心所想,都要细心了解,耐心沟通,工作中充满了人性化。他负责搬迁工作,可自己的大哥就是一个钉子户。说服大哥的一场戏之所以特别动人,是因为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为了劝哥哥带头搬迁,支持自己的工作,不会喝酒的弟弟请哥哥喝酒,为的是酒后吐真言!当弟弟说出要把自己家遭泥石流袭击的修房补助款给哥哥补助搬迁时,哥哥流着泪说:“你以为我是为了那几个钱吗?我是舍不得你呀!”连一向帮他说话的小侄女也帮爸爸说话:“叔叔,我爸爸真的是舍不得你嘛!”刘万民父母死得早,是哥哥将他一手带大的。兄弟俩抱在一起哭了,观众也掉下热泪。刘万民在做群众工作的同时,也在重新认识群众;在教育别人的同时,也在教育自己。干群在互动中,思想都得到升华。当无人敢在金大花和刘万田家的墙上写(下转第52页)

在这里我还要为兰州市豫剧团的《山月》谈一点难忘的印象。大西北的戏曲长于继承传统之美。不久前在兰州举办的秦腔节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传统剧目的演出,但是这出《山月》让我看到新的创作思维和现代审美意识的崛起。《山月》的题材并不新颖,写的是极端贫穷之下的嫁夫养夫的扭曲生活现象。但作品并没有猎奇式地去展览愚昧和落后,也并不以表达一种廉价的悲天悯人而满足。此剧由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但是在题材处理和看点上已经有别于小说。豫剧《山月》写一个打井老把式伤残以后,实在无法承担妻、女生活和做丈夫的责任,他坚持要求还年轻的老婆嫁给自己的徒弟。善良的妻子在他强求之下,虽然这样做了(多半是为了活命),但是她与丈夫的徒弟始终没有圆房,徒弟也在逃避圆房,他们都不愿只顾自己而伤害丈夫(师父)的起码的尊严。这三个人物都在各自的悖论心态中苦苦挣扎。最后丈夫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投井而死。《山月》力图在写人、演人上有所突破。作者怀着对不幸的卑微的人物的尊重,展示他们在极端贫困,在如此恶劣、扭曲的生存条件下,人性的善良和美质。剧团团长在一份剧目自述中,这样写道:“作为人学的戏剧,从来不放弃对人的命运的探索。《山月》没有回避对人性的探索,而且致力于在传统文化价值和时代审美特征交汇点上做文章,以展示在扭曲的人物关系下的人性美,从而构成一种凄美的境界。”从中可以看到兰州市豫剧团的同行们的新的审美追求。他

们在尝试新的演出风貌方面也做得相当出色。我珍视他们的创新精神。

《梦断婺江》是金华婺剧团开掘本地文化资源的力作。此剧以塑造太平天国末期驻扎在金华的侍王李世贤的艺术形象为己任。作者以严谨的态度,用唯物史观解析了这位历史人物。李世贤在金华驻扎不到两年,期间抗击英帝国主义洋枪队和清政府的军队,创下赫赫战功。他也照例在短期内修建相当豪华的侍王府(只完成第一期工程,无力也无时间再建二期)。作者在史料遗存中发现了李世贤镇压由于横征暴敛而引发的民变,由此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太平军造反为人民,为何人民又反太平军?李世贤一方面执行天王的路线和政策,自己也难以超越历史和农民的局限,但是出身民间的他,秉性所致,又有体恤人民疾苦的一面。他与优秀演员陈美兰饰演的柳彦青之间离合两难的情感纠葛就是他矛盾心态的体现。作者在《梦》剧中敢于突破固袭的创作思维,以一分为二来看待和刻画李世贤这个太平天国的末代将领的悲剧性格,这种创作精神可敬可佩。而李世贤这个艺术形象也将作为戏剧历史人物廊中的一个新的形象而留存。

戏剧节上人物塑造取得上佳成绩的戏还有好些,可惜言长纸短,不能尽兴描述。这里所谈,仅为一家之见,就教于同行而已。

〔责任编辑:朱旭辉〕

(上接第49页)下“拆”字时,他们却拿过笔来,写上大大的“折”字后停顿了一下,再用颤抖的手将那一“点”点上成“拆”字时,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并品味着这一“点”的分量!从这个舞台调度上,我们对三峡移民精神的丰富内涵有了理解,那就是: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

著名剧作家刘锦云说,《移民金大花》的创作群体是从“感动”中走出来的,不像一般的作家去寻找“感动”,制造“感动”。这个评价不无道理。这台话剧是重庆三峡歌舞剧团、重庆三峡京剧团创作演出的。从编剧到导演,到整个演出集体,全是移民!移民演移民,跌宕起伏的情节是那样的有机,台词生动而幽默,人物性格鲜明火辣,而且是用四川方言演出的。应该说演员的表现,情真意切,在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中,洋溢

着浓郁的三峡风情和鲜明的人文特色。这个戏在三峡库区巡演了100多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得到观众和专家的普遍好评。

此后,这3台话剧将根据观众和专家提出的意见修改加工,认真打磨、精益求精,向真正的精品进军。

戏剧节闭幕了,精彩的演出依然在脑海中回荡。观众之所以欢迎这3台戏,是因为它精美,好看;人们之所以为它激动,是因为它在反映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时,始终高扬着一种为时代所迫切需要的民族精神!“笔墨当随时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奔腾不息,戏剧创作必须与时俱进。观众的审美要求在多样化中朝着更高层次发展。我们的戏剧探索也要永不停顿,不敢有丝毫懈怠!

〔责任编辑:李勇〕